

初次见他,是在治安协会年会上。理事会补充了一名理事,由秘书长引荐并打趣道:“理事会增选了一位最有钞票的人!”我诧异,打量来者,身材矮小,通脸黝黑,腰板挺挺,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来人连忙申辩:“我一个子(钱)也动勿得额!”秘书长介绍他是时任上海印钞厂董事长孙建华,印人民币的“老板”。老孙那阳年届耳顺,在企业保卫条线闻名遐迩,担任理事会成员众望所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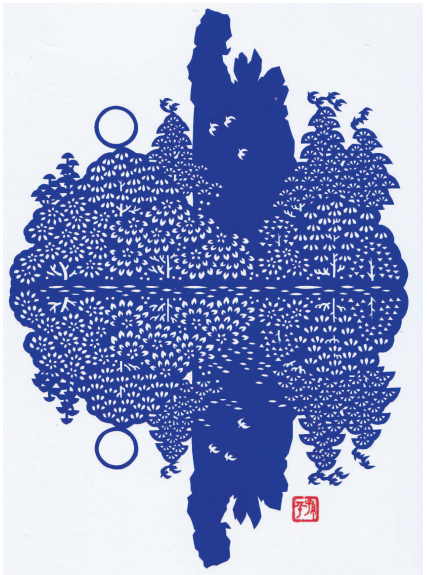
1985年7月上海印钞厂发生“国字一号”盗币案,案件搁了两年未破,惊动高层。重建专案组,孙建华作为专业人员参加专案组,头两天就从“打结包装”环节锁定嫌疑人为左撇子,十天后,案件水落石出。后两年,印钞厂再发“百元钞”盗窃大案,还是孙建华,历时数月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老孙从崇明前哨农场顶替父亲进印钞厂,从一名普通员工做到统辖千把人大厂的董事长,我难免惊奇,同他聊起过往,他淡然一笑:“我呀就懂得,当领导,人、财、物三大件,人是最宝贵,人心在,江山稳!”老孙坐上印钞厂头把交椅,每天上班头一桩事,就是下车间,雷打不动“三件套”:要让员工看见他的身影,对紧要岗位员工道一声慰问,要了解哪一位员工有啥困难。有一年关关,老孙照例巡视包装车间,看到一员工面色苍白,得知其喉咙沙哑仍在加班,老孙转身就喊来驾驶员,送她去五官科医院,老孙寻医院王教授帮忙,王教授说是白喉病,稍晚就闯祸啦。做董事长七年,他帮厂里老老少少解决困难,就连子女求学这样的事都不打回票,他人脉广,人缘好,资源都花在员工身上,董事长做得像邻家大哥。

石林阿诗玛

(剪纸)

孙平



那天,十四岁的儿子约了同学去玩剧本杀。早晨九点多,他们按捺不住兴奋出了门。我想,怎么着下午三四点也得回家了,便顾自忙自己的事。一直等到快六点,儿子才发消息说游戏还没结束,晚饭也在外面吃。晚上七时,突然下起雨来。我得知他们游戏结束了,去吃饭了。快十时,儿子到家了,知道其他孩子也安全到家,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是儿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单独外出

养育

守拙

戴民

厂里有一支驻厂武警连队,每逢大年夜,老孙都会谢绝所有应酬,同战士们吃年夜饭,老孙的话很瓷实:“厂子的安全(都)靠你们,你们就是我的亲人。”送老兵退伍,老孙一趟也不落。寒风凛冽,车站清冷,总有老兵抱着老孙流泪,老孙就是他们的老大哥。有一回,老孙陪我参观印钞厂,午餐时,老孙同食堂阿姨聊家常,我调侃一句:“你们孙董一点架子勿么呀?”

老孙从崇明前哨农场顶替父亲进印钞厂,从一名普通员工做到统辖千把人大厂的董事长,我难免惊奇,同他聊起过往,他淡然一笑:“我呀就懂得,当领导,人、财、物三大件,人是最宝贵,人心在,江山稳!”老孙坐上印钞厂头把交椅,每天上班头一桩事,就是下车间,雷打不动“三件套”:要让员工看见他的身影,对紧要岗位员工道一声慰问,要了解哪一位员工有啥困难。有一年关关,老孙照例巡视包装车间,看到一员工面色苍白,得知其喉咙沙哑仍在加班,老孙转身就喊来驾驶员,送她去五官科医院,老孙寻医院王教授帮忙,王教授说是白喉病,稍晚就闯祸啦。做董事长七年,他帮厂里老老少少解决困难,就连子女求学这样的事都不打回票,他人脉广,人缘好,资源都花在员工身上,董事长做得像邻家大哥。

老孙从崇明前哨农场顶替父亲进印钞厂,从一名普通员工做到统辖千把人大厂的董事长,我难免惊奇,同他聊起过往,他淡然一笑:“我呀就懂得,当领导,人、财、物三大件,人是最宝贵,人心在,江山稳!”老孙坐上印钞厂头把交椅,每天上班头一桩事,就是下车间,雷打不动“三件套”:要让员工看见他的身影,对紧要岗位员工道一声慰问,要了解哪一位员工有啥困难。有一年关关,老孙照例巡视包装车间,看到一员工面色苍白,得知其喉咙沙哑仍在加班,老孙转身就喊来驾驶员,送她去五官科医院,老孙寻医院王教授帮忙,王教授说是白喉病,稍晚就闯祸啦。做董事长七年,他帮厂里老老少少解决困难,就连子女求学这样的事都不打回票,他人脉广,人缘好,资源都花在员工身上,董事长做得像邻家大哥。

辈子忘不了。”孙夫人接话:“老孙是个耿头(耿直),重情谊,崇明有伊格情!”老孙觑老伴一眼:“依也是我情!”她莞尔:“我俩是一个连队,侬是木匠。”我才知晓老孙与当年漂亮的女朋友是上下手,一块木料,女朋友划线,老孙凿眼子,日久,榔头吃凿子,两人对上眼成夫妻了。

老孙夫妻恩爱老厂人晓得,有一年,老孙担任第五套人民币设计主任,人被框在厂里,特级保密,规定电话也不能打。老伴一连七天未见老孙,心疼,几天蹲在厂门口。保安通报老孙,老孙到门前正要发阿姨附声:“阿拉孙董,像人民币,人人欢喜伊额!”老孙退休前,厂里正逢七十周年大庆,他铁定要给员工一个惊喜。印钞厂假万体育馆搞厂庆,老孙欲上台为员工献一首歌曲。老孙陡然怯场,额头憋出汗珠手足无措,须臾,不知哪里捏来一瓶黄酒,咕咚咕咚灌了半瓶,音乐声响起,老孙风一般旋入舞台中央,一套缀金龙雪白中山装,白西裤、白皮鞋,将老孙黑脸庞衬得油光锃亮。老孙祖籍北京,一首《常回家看看》字正腔圆,掀翻了全场。老孙纵情放歌,头几排退休老职工听得泪流满面。

退休后的老孙,携老伴去崇明岛,租了房子和几百亩田,过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我揶揄他道:做啥勿在市区?老朋友闲来泡泡茶,抿抿小老酒,谈谈山海经,多惬意?孙夫人插话:“伊作呀,吃吃洋糙米,发发糯米嗲!”老孙望着我慨而以慷:“当年下崇明前哨农场,头几个月穹庐遮体,睡在打谷场,脚脚苦煞,师傅们手把手教我木匠活,凭一门手艺,一待八年,那情景我

那我去崇明,老孙正拿珍珠米喂鸡,一对白羽雌雄乌骨鸡紧跟觅食,雌鸡闷头吃食,雄鸡在后,前爪着地,后爪悠悠抬起,半晌优雅落地,神态似主人悠闲自在模样。老孙有意捉了那只九斤重的雌鸡,宰了招待

或许我素来长得瘦弱,所以一直喜欢小动物。小时候,我常蹲在自家的院子里或野外,看蚂蚁在地上爬行,看一只或一群蚂蚁怎样把一粒比它们身躯大出许多的饭粒或其他物件,从院子或者场地的某个地方搬到它们的洞穴里。这个过程虽然要花不少时间,但我看得津津有味。

有一回,我正坐在屋檐下的一个矮凳上洗刷东西,忽然发现一只蚂蚁正急匆匆地由西向东爬行,于是我恶作剧般地在它面前泼上一摊水。蚂蚁冷不丁地遇上了阻拦,不禁迟疑了一下,但它并没有返身离去,很快就绕着这摊水的外沿继续爬行。好几次,它碰到了水,差点陷进去,但又敏捷地退了回来,回到它原来选择的轨道上去。那摊水淋淋漓漓地占了很大一块地皮,但蚂蚁最终还是绕到了对面,随后毫不犹豫地继续由西向东爬去,直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有一次,我在屋外的场地上,看到有两只蚂蚁正合力抬着一只已经僵死的野蜂,想迈过一道土坎,可好几次横着竖着,一推一拉地就是过不去。阳光照在这两只蚂蚁的身上,我似乎看到它们的额上背上冒出了汗珠,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帮助它们。于是我伸手就把那只死去的野蜂撕成了两截,把一截放到了土坎顶上,一截放回到两只蚂蚁的面前。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当两只蚂蚁发现面

解释了他们的剧本杀,他们第一次玩,没想到游戏要五六个小时。玩游戏时,手机调在了静音上,玩好了忘了调回来,所以没听到我的电话。仔细想来,孩子其实也没犯多大的错,主要是他们没经验,而我们又没提醒他们注意把握时间,最关键的是:他们让我们担心了。

通过这件事,我再次提醒自己:遇事一定不能冲动,要先处理

风一定是在山洼蛰伏很久,迅捷杀出来的。我正在树下看书,猛然看见树在剧烈摇晃,叶子四处飞,脚边的那只垃圾桶呼啦一下被卷走,一路咚咚咚,撞上一只石凳子上了,旋了一个圈,又歪歪扭扭地往前滚。正准备迈腿去追,一声炸雷在头顶轰然崩开,倾盆的雨当头浇过来。

退回房间,站在窗前,不远处的那座山被浓密的雨线包裹,像是起了雾。屋檐下尚未成熟的柿子和板栗撒花般地往下落。整个山洼被风雨裹覆,混沌一片。

这是我在这个叫作“龙腾山”的山洼小住几天后遇到的第一场雨。大山深处果然是个奇妙世界,连风雨雷电都不同凡响。

雨住风停之后,天空现出大海般的光。蝉开始神气,在树上叫。暑气散去,它们的叫声听起来也有几分清凉意。

出了院门,旁边是农家菜园,几只白色的蝴蝶落在紫色的茄子和红色的辣椒上,还有几只花色的落在油亮亮的小白菜上;一排瘦瘦高高的竹竿挑起丝瓜藤,碧绿、细长的丝瓜悬在藤架上,屁股后面拖着灿灿的黄花——它们刚才是躲在藤叶之间,才没被风发现吧?

月亮从山脊浮出头。顺着被踩得发白的田间小路往田野里去,有青气扑过来。气味是有颜色的,我看到了青色的气味,是青草的气味、禾苗的气味。蚰蚰也看到了,在草丛里唧唧。萤火虫当然也看到了,徐徐地飞,发出忽明忽灭的信号。萤火虫有

我。那雄鸡竟接连打鸣,雄鸡悻悻而罢。老孙自谓工匠,做人像用墨画弹线,一条线一笔,率真而纹丝不变,一腔“守拙归田园”的襟怀,叫人怎么不恋他!

前的野蜂突然变成两段后,竟然匆匆地掉头而去,以这样的方式拒绝了帮助!

我这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的贸然插入,让它们俩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危险;更或者,它们俩原本只想凭借弱小的身躯,去征服一路上的艰难,而且它们坚信,只要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就一定会达到预定的目标。

蚂蚁赋

赵荣发

事实上,它们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记得当年,我家门前不远处有条河,河畔有座水桥,水桥旁那段长着野草的河岸上有个蚁穴,我和乡邻们去水桥上洗刷东西时,经常看见有蚂蚁在这个洞穴里爬进爬出。忽然有天下了起了一场暴雨,雨水夹带着泥土和杂物,将这个蚁穴冲塌了,蚂蚁们纷纷爬出洞穴,四散而逃,一时间不知去向。

我想,这个蚁穴一定被摧垮,从此不再出现了。谁知,当雨过天晴,河水水平静了,水桥上又恢复了之前人来人往的情景,而那个被摧垮的蚁穴,也竟然不知何时,被那些暴雨中不见踪影的蚂蚁们重新聚集起来,疏通整理完毕,随后又在这个复活的洞穴之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当年那一刻既惊讶又敬佩的感觉,而如今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又越来越感悟到,这就是一种不畏艰难险阻、团结协力的蚂蚁精神。我为之而赋。

情绪,情绪稳定了,再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是否科学可行,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思维、逻辑推理,这些只有在良好的情绪下才可能做到,如果急躁狂怒,那什么问题也处理不了。遇事不要急于去解决,可以先放一放,让自己冷静下来。只有以客观理性的心态去面对,才能既不伤害感情,又能把问题解决好。有人说:你可以表达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做情绪稳定的妈妈,平静会让你更有力量。

多少年没见过了。最后一次见它们,我还是个少年,也是这样的夏日夜晚,和同村的小侬子捏着手电筒,在田埂上弓身寻泥鳅、黄鳝。稻田边有浅浅的沟渠,水清亮亮的,泥鳅和黄鳝在乘凉,灯光照着它们油光水滑的身子,它们动也不动,小侬子手握一根尺把长的棍子,一头绑着一根嵌着大头针的牙刷,瞄准泥鳅或黄鳝,用力钉下去,一提溜,泥鳅或黄鳝就进了我手中的木桶。这一幕似乎就是昨天,但已是四十年前的事,小侬子去世三十多年了。

月亮出来亮汪汪

魏振强

有灯光在远处甩动,是手电筒的光,一个影子慢慢移过来。迎面走过去,是旁边村庄的苏婊。我在山洼大院子借住的这几天,去她家的小店买过几次香烟和啤酒,跟她和老伴都熟悉了。

我怕吓着苏婊,咳嗽一声,又轻轻叫了一声“苏婊”,苏婊见我,问:“这么晚你在做什么啊?”我回一句:“瞎转转,也没啥事。”大婊接了一句:“转转好啊!田里好香!”我说:“田里真的香!”

大婊手臂上挽着一只篮子。“洗衣服去?”“对哦,溪水干净咧!”

那条溪我见过,是从山谷流下来的山泉,带着沙、草,还有露水。我走在前面,苏婊跟在后面。

品酒是一大快事,黄酒也以品为妙,先观其色,后闻其香,再细饮慢酌,方知是否佳酿。而古人又善以花为材,酿成花酒,诗意流传至今。

毛泽东主席在《蝶恋花》中提到“吴刚捧出桂花酒”,此酒早在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已有记载,屈原在《九歌》中咏道:“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可知当时已以桂花酿酒。到唐朝,酿桂花酒盛行,宋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刘禹锡信方有桂浆法”。诗人善酿者众,刘禹锡有唐朝“诗豪”之称,看来他也是诗人中酿花酒的高手。延传至今的桂花酒,同样引起了现代诗人的雅兴,故有“八月桂凝香,晶莹琥珀光”之句。

顺着桂花酒四溢的诗意,能发现古代与它齐名的有菊花酒、松花酒、梨花春、郁金香等,这些花酒都被挥洒过诗情,唐朝曾出现的酿花酒的高光时刻,或许就与诗人咏花酒有一定关系。松花酒是当时人们喜爱的美酒之一,还是以刘禹锡的诗为证:“橘树沙洲暗,松醪酒肆香”;另有李商隐诗“赊取松醪一斗酒,与君相伴酒烦襟”。从中可见诗人不仅叹服自然美景,也透露了对松花酿成的酒的爱慕。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习俗,直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有记载,此书还引用了岑参的“五粒松花酒,双谿道士家”的诗句,可见当时松花酒的影响很广。

到宋代,不仅出现了《酒经》《北山酒经》《续北山酒经》之类研习黄酒的专著,还出现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一批记载饮酒逸事的文献。从中,能找到花露酒、椒花酒、三花酒等踪迹,当时有人放言:“我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而用千万株桂花酿制的美酒,也再次受到诗人的赞誉。至于大文豪苏轼精心自酿的万家春酒“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更是一绝,这少不了就地取材,撷取春华秋实。

古典文学著作中,也有不少有关花酒的叙述。《红楼梦》在第五回描写摆设酒馔中,警幻仙子有一段话:“此酒乃百花之蕊,千秋之露,万木之计,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曲酿成”,豪华的家宴,必然有这不同寻常之酒,而此酒即以百花之蕊所酿。

花酒普及,与养生有一定关系。明朝的戴羲在《养余月令》中说,甘菊花晒干后与糯米同蒸,再加入曲酿造,可制成甘菊花酒;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称,把松花挫细后投袋于酒中,“漉酒饮之,其味清香甘美”等等,都是养生之道。花酒流传至今,也与它制作方法简便有关,比如熏制茉莉花酒,把茉莉花放在酒的上面,再封好容器口,数月即成。

如今佳酿极多,在一些酒乡酒村还保留着酿花酒的传统,它们大都以黄酒、白酒为酒基,将新鲜花卉或烘干的花瓣泡入酒基中,由此酿成粉、黄、橙、紫、绿等色彩艳丽的玫瑰露酒、桂花酒、桃花酒等,这些主要以年轻人消费对象的花酒,既显示了对浪漫加持,本身又极具诗情画意。然而,现在大城市里已很少有人用花酿酒了,但往往还保留着自制桂花酒酿的习俗,与之有关的诗作又岂止千万?月圆之际,花酒一如“玉樽盈桂酒”,诗意绵绵不绝,源远流长。

月亮已经爬到半空,此时的它更淡,更白,更薄,更亮,细细看,草尖和禾苗尖上亦有白光闪动。

苏婊掐灭手电筒,把衣服倒在石头上,提起一件在水中摆动,又抡起棒槌敲打,啪,啪,啪,声音传到对面的山,山又给还回来。

小溪哗哗哗,苏婊的棒槌啪啪啪,我一个人在田埂上走,任风抚摸着,草丛里的蚰蚰不知道是被搅了梦境而生气,还是想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炫耀歌喉,叫得更欢。弯下腰,循着声音在草丛里扒拉,一只头顶发光的蚰蚰一跃而起,蹦到了溪边的草丛里。

溪水里有一千万道光线,是月亮撒下的银子在闪光。一些裸露的石头蹲在溪水里,清亮的水撞过它们的身子,流走了,它们的身子明明暗暗。远处的溪水里有一团光在晃动,像是舞台的聚光灯打在上面,走近,才发现是一汪水从高处往低处流,银白的月光落在白亮亮的水里,水光和月光糅在一起,水更白,月光也更白;水在流,月光也在流。

心中生出惊喜。好久没看到过这么亮的水,好久没看到过这么亮的月光。

抬头看天,又大又圆的月亮正在空中缓缓而行,它在看着我,我在看着它。

再低头,水中原来有这么多的月亮。水亮汪汪的,月亮亮汪汪的,我觉得自己的脸上也亮汪汪的。

一时间,竟忘记了溪水和蚰蚰的叫声。

诗意花酒

冯强

